



一生，为祖国“深潜”

——追思中国核潜艇先驱黄旭华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

2020年1月10日，年逾九旬的黄旭华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

此前，少有人知晓他的名字。作为共和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远离家乡、隐姓埋名，踏上艰辛求索路。

1958年，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面对外国的技术封锁，毛泽东同志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国外保密控制极严，要从浩瀚无边的报纸杂志和论文资料中找到有价值的内容，犹如大海捞针。难得找到的，又是零零碎碎，真假难分。

黄旭华要求科技人员随身带上“三面镜子”，用“放大镜”扩大视野；用“显微镜”摸清实质；用“照妖镜”弃假存真。

彼时，科研手段和试验设备不是空白就是待建。哪儿有今日一秒上亿次的计算机，只有算盘和计算尺。

几千吨排水量的核潜艇的重量重心值，牵涉到数万台件的设备、仪器，几十公里长的管道、电缆和上千吨的钢材材料。成千上万的数据，都是用算盘和计算尺，一个一个算出来，加以集成，再不断调整配重，每一次调整，都得从头再来。

没有现成的图纸和模型，就一边设计、一边施工，白天黑夜加班加点；日日夜夜、月月年年，算出了首艘核潜艇几个数据；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和稳性，边角余料都要过磅称重……

“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

那座荒岛和那群隐姓埋名的人彻底改写了世界核潜艇的历史——中国核潜艇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编入海军进入战斗序列。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

多年之后，黄旭华的云淡风轻，浓缩了所有。

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辽阔海疆从此有了护卫国土的“水下移动长城”。

“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当祖国需要我一次把血流光，我就一次流光；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流血的时候，我就一滴一滴地流！”

为数不多的访谈中，黄旭华

的这段话格外令人印象深刻。他这一生，时刻准备着为国牺牲。

1988年初，核潜艇首次深潜试验。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深潜后承受的外压是1吨多，但凡有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不严，都可能面临艇毁人亡的结局。

黄旭华决定，亲自随艇下潜！“我们要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把试验数据完整地拿回来！”

极限深度，成功了！黄旭华欣然题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痴”，是为了科学；“志”，是为了祖国。

1926年，黄旭华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小镇，排行老三。他的父母在当地行医，颇具声望。

小学毕业时，全面抗战拉开了序幕。黄旭华为了求学翻山越岭，步行整整四天，才找到为了躲避日寇而搬迁的中学。

“想轰炸就轰炸，因为我们国家太弱了！”在炮火与动荡中长大的黄旭华，太渴盼祖国的强大。

这个曾经想要学医的青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他立下誓言：“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科学救国！”

岁月见证。离家投身核潜艇事业时，黄旭华才三十出头，再见亲人，他已满头白发。

“家人不知道我在外做什么，父亲去世我也没有回去……”

总有人问黄旭华，忠孝不能两全，你是怎样理解的？

“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无怨无悔的使命背后，有一生难解的乡愁，更有超越凡俗的追求。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孝。我虽然没有遵守‘常常回家看看’的诺言，但我恪守了要严守工作机密的承诺，我相信总有一天，大家会理解、谅解我的。”

“有一种人生，深潜无声，却震耳欲聋”

摘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黄旭华比过去更忙了：他走进大中小学，为孩子们作报告、作科普，宣讲科学家精神；先后向科研、科普、教育机构捐献奖金逾2000万元，设立“黄旭华科技创新奖励基金”，激励后继者开拓创新、勇攀高峰……

各种宣讲的照片和视频资料中，他始终精神抖擞、面带微笑。即使需要拄着拐杖、坐着轮椅，他也挺直脊背、目光炯炯。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小学“黄旭华院士科技教育中



2月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师生在追思活动现场默哀。

新华社 图

心”，一项名为“黄爷爷，我想对您说”的心里话征集活动，吸引着孩子们的热情参与。

有孩子这样写道：敬爱的黄爷爷，现在我们能够安享和平，都是有像您一样“赫赫无名”的奉献者，用自己坚挺的脊梁，给了整个民族以力量。虽然您不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一直默默为国努力。我要向您学习，以您为榜样，勇往直前，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有多少人，能够“择一事，终一生”？又有多少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为国铸剑，黄老一路走好！”

“致敬，这些人帮我们每个人直起了腰！”

“向赤子之心不变的您致敬。”

“有一种人生，深潜无声，却震耳欲聋。”

……

无数网民跟帖致敬，寄托哀思。

上海交通大学的门户网站调整为黑白色调，首页显著位置是“沉痛悼念黄旭华学长”的文章。

有人忆起2016年4月，上海交大纪念建校120周年大会现场，老校友黄旭华轻轻推开学校为他准备的座椅，坚持站立着，为大家讲述心中的科学家精神……

誓言无声，初心不渝。

此刻，他如闪耀的星辰，隐入深海。

碧波之下，忠魂永驻，护山河无恙。

据新华社电

送别黄旭华：山川江河知道他

8日上午，湖北武汉武昌区张之洞路，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人们自发列队，送别黄旭华。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

8日上午9点，吊唁仪式在第七一九研究所总体楼二楼大厅设置的灵堂举行。

相拥而泣的母女、庄重敬礼的少先队员、低头致意的青年学生、含泪献花的职工……前来吊唁的队伍里，思念满溢。格外引人注目是许多相互搀扶着前来的耄耋老人——他们大多是曾与黄老共事的研究人员。

不畏艰难、平易近人、为人谦逊、淡泊名利……怀念黄老，老职工们有太多的话要说。

黄旭华生前办公室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2008年他指挥大家合唱的照片。“他喜欢音乐、多才多艺，退休后常常跟大家聚在一起唱歌，喜欢唱《英雄核潜艇》和《祖国不会忘记》这两首歌。”83岁的第七一九研究所办公室原主任刘润林轻轻哼唱着：“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

“他一定喜欢，一定会满意的”

阳光从东面的玻璃窗倾泻而入，将菊花、百合和蝴蝶兰装点的灵台照得斑斓。5米见宽的灵台上，蓝白绿黄相间的花束

“绘”成花海，一侧是巍峨高山，一侧是汹涌海浪，簇拥着一艘红黑色的潜艇、一面五星红旗和黄旭华的遗像。

两边挽联上写着，“卅载呕心潜艇深海蛟龙惊世界，一生矢志卫海疆大国重器铸功勋。”

9点55分，灵堂外的人群中传来骚动，黄旭华的遗孀李世英老人坐在轮椅上，被工作人员缓缓推进仪式现场。

望着黄旭华的遗像，李世英从轮椅上颤巍巍站起身，拐杖不自觉地滑落倒地。工作人员搀扶着她向前，在耳边轻轻地解释灵台布置的用意：“您看，我们把这个花做成了潜艇和海浪的造型。”

“我看到了，他一定喜欢，一定会满意的。”李世英摘下帽子，细细整理着头发，颤抖地走到遗像前，深深凝望，泪水长流。

为了工作，黄旭华从上海迁往北京，李世英带着孩子千里迢迢跟随前往；后来，从北京又迁居气候条件恶劣的海岛，冬天几百斤煤球，她和女儿一点点地往楼上扛；地震了，还是她一手抱一个孩子拼命跑。

从黄旭华投身核潜艇事业开始，夫妻要么天各一方，要么同在一地却难相见。黄旭华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核潜艇事业，李世英也为他倾其所有。

往事翻涌，李世英哽咽着扭过头，对着遗像轻轻挥了挥右手，含泪与相伴69年的挚爱告别。

据新华社电